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 
第二十四回 程醫生賺奸輔友 林賊首領賞開筵

卻說天來自濠畔歸家，稟知母親，凌氏暗喜，囑子往眾厚親友辭行。天來領命出門，到第六鋪「永濟堂」蠟丸店。豈知程萬里贈以程儀三百兩，人參大小三枚，「旁身丸」兩盒。天來感謝一番，附耳說個：「如此如此，」辭別而歸。蓋萬里少時與天來學習管弦，（此句為後文泗昌行唱曲伏線）二人意氣相投，緩急相濟，有管鮑之風。是日得他其臂，天來又往劉宅，稟知岳母左氏。友氏贈以珍珠手釧一雙，泣謂天來曰：「此吾入嫁妝奩，父在廉州採賣。當時值價八百餘兩。汝可帶在身去。如費用不足，不妨變售以充盤費。吾今年逾七□，取之何用？若能與我女伸冤，便是男兒壯志矣！」天來謝曰：「忝叨坦腹，不意禍及高門。如此力盡計窮，猶有懿親顧盼。若不可以鳴冤，恐無顏以見泰水。」言畢，頓足具嗟。左氏勸曰：「縱無人助，自有神扶，何可自墮其志！」二人悵悵不已，天來拜辭。行不多時，回步告左氏曰：「吾今此行，外人未有覺者。恐貴興攔阻，有誤前程，因與岳娘母子之恩，不得不來稟告。逢男遇女，幸勿疏言。」左氏曰：「竟日居家，哪有泄漏？汝在外邊，萬望調停飲食，千祈謹慎風波。」言罷，天來唯唯而去。

且說喜來回報貴興言：「天來在白米巷口捕輿遞稟，楊公不准，發回原紙與他。」爵興曰：「前日千金未嘗枉用。」（楊公之禮未有實序，在此一提，針線尤密。）貴興曰：「表叔明如觀火，天來不及多矣！」爵興曰：「此紙不准，必赴燕京。」貴興曰：「果若是，表叔有何善策能阻他行？」爵興曰：「他若赴京，必鬻田以作盤費，宜者人在老北沙看守，如有拭豎，作速報知。」貴興不勝喜納，依計而行。又喚喜來到「天和店」訪他蹤跡。

一日喜來回報，言：「天來病臥糖房，延請程萬里先生診視，門外果有藥渣，且有衣灰混雜。」貴興再叫喜來到永濟堂「如此如此。」喜來領命，人至萬里館中，問：「天來近日症治何如？」萬里反詰之曰：「爾與彼有何關涉，問他則甚？」喜來詐曰：「社中諸友托我而來。因有案本留存，係他帶用。聞先生與他發藥，特來借問一言。」然後萬里從容而答曰：「天來之病，六脈無根，真元衰憊，三焦已失，榮衛虛寒，（三焦未失魂已夫矣！榮衛未寒膽已寒矣！）非但小生劣手，即如扁鵲難療。」喜來回告貴興。爵興喜曰：「幸他有病，我輩安然。如果赴京告御，舉家雞犬不寧，籽有殺身之禍！」竟日燕食，遂不以為意。

再說天來卜吉登程，將七屍祭奠。凌氏致囑一番，天來與弟告誡一遍，皆祈福二人含淚而去，君來隨後相送。

至『天和店』小些元室、衣囊，稟告張風。自往城隍廟求籤，籤內有「但得東方人著力，此時名利一番新」之句，更去城西北帝廟許願，將登程赴京御告之意詳稟一番。（不細）稟畢回店，與祈福二人改裝易服，暗暗登程。

舟至佛山汾水，聽見上落篙聲亂喊，往來日渡鳴鑼。驚得天來膽喪心寒，忽生嘔吐。祈福近前撫慰曰：「大爺須要鎮定，勿使驚慌。不過外邊水手行船，何至乃爾？三月到京還有八□九日，如此受怕擔驚，何日可至？」（生既不細，僕亦疏虞。豈有不無泄漏？）是時，旁有一船，係勒先之弟勒尚，解犯埋城。窺見天來主僕，側耳傾聽。聞祈福說出三月到京之話，暗記在心。乃至省城，帶各犯人臬衙交代。事畢奔至勒先之館，不見勒先。復往其家，亦不睹面，嫂答「凌家請酒」，連忙奔至譚村。

且說貴興在三德店中與爵興等宴飲，貴興曰：「與少樂不若與眾。我們可回鄉與眾兄弟再飲一番，以酬林大有昔日肇慶之勞。」乃歸家大演排優，邀請一班烏合，聲言凌大爺有銀給發。是日，應召之匪如雨餅集，（或問熊尤二相未知，在否，餘日既家酒食，又復賞賜。自可言外見得。）貴興逐一賞賜。惟林大有與區爵興以金代銀，贊大有智勇兼全，爵興料事如見。二人當以另眼相待。竟將天來之玉石花盆、花梨椅、桌羅列於裕耕堂中，畫棟前張燈結綵，梨園上鼓樂齊鳴。是時僅至初更，貴興家中牝雞亂唱，各各心疑。霎時一陣狂風大作，所有燈燭盡滅。忽聽得階下一人厲聲喝曰：「大兵將到，特來報知！」主人熊亞七、尤亞美二人早已騰身上瓦，（茗點二人妙手幾失）眾人亦四散奔逃，（先有此疑，再遇此驚，安得不四散奔逃？）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